

江蘇都督莊蘊寬題翁同龢與楊沂孫手札墨跡

二十餘年前為日仰補成劍秋學季
 為文字交理卷也似無虛用備七
 傳之於崇濤雲認名信則愈意於存
 書人似稀之生是矣不知其心實矣
 風神之舞多功得聖亂世佳話也
 在都而始鳩集之佳事陶藉直喜

意頗無虞矣夫去則則中實好時
 所存之書人乃之書書後以之亦得
 而為信也
 由之在也與楊之心相為之通言
 月之在也與濤之用中傳亦誠為之熱供
 步夫教傳的內聲傳增深實也

篆書名世南北派行南中而其地位
 勢時附家查德若人者則在江浙人
 知之以若人未艾情田遠方一人罕自
 歸前之物也之三人若沈優碑帖生
 故十年之轉力而人品均極純潔固不
 得以任之尊卑軒輊也篆書與魏亂

有心世存而生海探文之道外神威
 既而進也何遠在男中贊之劍外
 以為正否其國四十年四月可也
 於京師之西長街肅然之書



由
知
縣
到
都
督

莊蘊寬的生平

伍稼青

與客談端方舊事

民國十八年某日，我爲了要請莊蘊寬（思緘）先生替我所編的「詩曆」題寫扉頁，到他府上去拜謁他。其時他住在江蘇武進城內覓渡橋左首莊家場自建新宅。因爲他是我先二叔父博純公的舊交，先叔早年曾經在他家裏坐過館，教過他的公子，所以我以世伯稱之。



民國元年任江蘇都督五年任北政府審計院院長之莊蘊寬（思緘）先生遺照。

當我踏進他客廳的時候，已有一位客人與他對面而坐，那是朱釋竹（溥恩）先生，是民初的國會議員，正和他在閒聊。

思緘先生簡單和我談了幾句，他便繼續講起一樁舊事。他說：「當他在廣西服官時，有一次因事回到南邊，在南京看端午橋（方），那時端方正在兩江總督任上，他嗜古有癖，號稱國內一大收藏家，忽然對我說：『聽說廣西苗番等族，

有很多銅鼓，你一定知道，我對這個有興趣，很想請你代我收集幾面』。我自然不便說不可以，便含糊應之，過後也就沒有放在心上。後來又一次見到他，他却對我打着哈哈道：『我託你的事大概你忘了，沒有向我交卷，但另外有人却爲我辦到了。現在我要請你參觀一下』。說着便站起身來，引我到一個三開間的屋子裡，我舉目一看，嘩！全是銅鼓，大的有圓桌子桌面那麼大，小的直徑才七八寸，古色斑斕，

大約總有一百多具，而且都一一配上紅木座子，我一面嘴裡在贊賞，一面心裡却在想，這又不知道是那些想做官的設法弄來孝敬他的東西？」他講到這裡，停頓了一下，却又作了個結論。他說：「所以一個做大官的，決不可有某種癖好，不論是聲色犬馬骨董書畫等，你一有偏嗜，人家便在這方面打主意，鑽頭覓縫想盡方法來投你所好，作爲他自己獵取榮華富貴的本錢，甚至會巧取豪奪，間接造成許多罪惡。」他這一席話，很清楚地在我記憶中，他當時的聲音笑貌，我至今宛然在目。

我家有他甚多墨蹟

思緘先生寫得一手好字。他寫的是北魏，樸茂而適美，有時亦作狂草，龍蛇筆競，雄奇酣暢，過去我家裡有他所寫的對聯條幅多件，尤其是他爲我的祖母鄭太夫人六十歲那年所寫的八幅壽屏，一筆不苟，是他精心竭意之作。這堂壽屏是由同里沈友卿（同芳）太史撰文，確是寫作俱佳。

後于民國十九年值我祖母八十誕辰，其時我的父親與兩位叔父，早已先後下世，由我與兩弟

假座城內崇法寺為老人稱慶，思誠先生適在里中，承他送來一個詩軸，上面寫了一首七律，中間有兩句是：「早惜元方淹逸足，今看令伯振清聲」。另外還有副壽聯：「拜母年深，飲聞懿美；報劉日永，為祝期頤」。都是用的李密（字令伯）陳情表的典，他却將「報劉日短」之一個「短」字，改作「永」字，人皆服其工巧。

他老人家也真是「念舊」，我祖母壽誕那天，他雖兩足有點不良于行，還是親詣壽堂行禮如儀，使我心中着實不安。他的墨寶，我自然什襲珍藏着，可是抗戰之役，我的舊居被燬，所有書籍字畫，盡成灰燼，他的寫件，也就片紙不存，實在可惜之至。

目下，祇有我族叔綿德他所保存的一本翁松禪（同餘）與楊濛叟（沂孫）的手札前面，有他的兩頁題識。（原蹟見66頁）全文是這樣：

「三十餘年前，與田卿、棟威、劍秋昆季為文字交。里巷過從，殆無虛日，論書法則推崇濛叟，語名位則企慕松禪。書几所積，比比皆是，幾不知其可寶矣。風塵奔走，瀕經喪亂，遺佚殆盡。近年在都，始稍稍鳩集之，從事餘閑，藉遣憂慮。頃慕虞出示此冊，則皆寬弱冠時所及見，昔人詩云：『舊書讀似客初歸』，至有味也。」

「齋翁先生與楊翁交誼最篤，翁函當日之多，不亞濛叟，冊中僅兩緘，蓋亦散佚不少矣。松禪故後，聲價驟增。濛叟以篆書名，其簡札流行南中，而北地絕少。後附家壺隱老人書則唯江浙人知之，老人未艾歸田，遠方之人罕識其

翰簡之妙。要之此三人者沈浸碑帖，皆數十年之精力，而人品極純潔，固不得以位之尊卑軒輊之也。慕虞繩武有心，其庶由此講擇交之道哉！棟威既前逝，田卿復遠在蜀中，質之劍秋，以為然否？民國四年四月四日莊蘊寬題于京師之西長安街肅政公署」。

按此冊有好幾十頁，除翁楊手札外，並有莊巢阿（鳳威）手札數通，即思誠先生題識中所稱壺隱老人者是。劍秋為同里趙椿年先生，曾于民國九年出任審計院副院長。至慕虞為誰，則不得而知，此冊原為慕虞所藏，後歸伍氏。翁楊手札固可寶，思誠先生題識亦頗足珍也。

賦性鯁直嫉惡如仇

我們武進有幾個望族，即莊、劉、呂、趙、惲、盛，而人才之多與科名之盛，則以莊氏稱最，僅有清一代，以經學文史詩詞書畫醫術名家者，即有甚多位。論科名則有狀元（莊培因）探花（莊存與），至于翰林進士亦不在少，舉人秀才更僕難數。而思誠先生，雖然後來聲望極高，但他早歲對於舉業甚不熱衷，所以他祇是個辛卯副貢，即俗所謂半個頭舉人。

思誠先生名蘊寬，一號絨三，生于清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天資聰穎，讀書過目成誦，每發議論，驚其長老。尤其賦性鯁直，好臧否人物，其尊人怕他日後以口舌取禍，因此便以思誠二字作他的號。可是他的正義感是與有生以俱來的，後來無論是做小官或大官，始終風格峻整，對人對己，決不寬假。當他在廣東的時候，對

官場齷齪人物，往往當面加以斥辱。旋移廣西，因為民風强悍，殺人越貨之事，層出不窮，他便貫徹治亂世用重典的主張，凡盜匪捉到問實，即處以極刑，因此沒有多久，境內劫殺事件竟告絕跡，人民無不歌頌。

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江蘇都督程德全出任內政部長。政府任命思誠先生代理江蘇都督。時督署已由蘇州遷至南京。他一到任，即以兵法為部勒，凡有強暴頑惡的，一加以嚴厲制裁。臨時政府有庶務長沈某者，招搖勒索，巨細不遺，甚至日用物品，也詭稱總統府需用，強除硬欠，商民騰怨。這事被思誠先生聽到，查究確實，即派警跟踪，再有勒索商民，即行拘捕。誰知沈某恬惡不悛，依舊唬人自肥，當街被捕，嚴行鞫訊。沈的家人四出託人說情，請求寬辦，思誠先生一律不准，次日即牽赴市曹，槍決示眾。一時商店居民，大為稱快，而其他機構一般好貪小利想混水摸魚的也相顧失色。

訓練新兵同情革命

思誠先生任江蘇都督，祇短短的三個多月。是從民元一月一日起至四月十三日止。

現在我要掉轉筆來追寫他在清末的二三事。原來他初知廣西南平縣，後升梧州府知府，最後做到太平思順兵備道，龍州邊防督辦。那時各省競練新兵，設置督練公所。兩廣共練三鎮，計廣東二鎮、廣西一鎮。兩廣總督陶模，調思誠先生任桂籌練新兵，主持督練公所，他便廣選優秀學

生，課以兵學。並親自東渡日本，聘請留日士官學校畢業之鈕永建、方聲濤等四人回桂，担任教官。但鈕等均屬同盟會會員，而且所謂革命黨份子，他明知他們會搞革命工作，却伴若不知。以後廣西軍事人材輩出，思誠先生實有培育與養成之功。因此桂省宿將譚浩明以及後來名重一時之白崇禧將軍，皆甚敬事莊氏。

當他在龍州時，鈕永建任將弁學堂監督，秦毓鎰為龍州邊防法政學堂監督，實為進行革命之掩護，思誠先生與鈕秦交善，且喜與其他黨人往還。光緒三十一年冬，先烈黃克強先生化名張守正，潛到桂省策動起義，惜以種種原因，未成事，次年，黃又與鈕秦密商，想于秋季在桂林起事，克強先生且因鈕秦之介與思誠先生往來頗密。他明知所謂張守正者便是鼎鼎大名之黃克強，且不說破，彼此莫逆于心。

其後鎮南關之役，革命軍失敗，克強先生出入于越南廣西兩地，冒險奔波。雖化裝掩飾，亦不能逃巡邏者之目，不幸為法警截留。思誠先生與趙竹君（鳳昌）均在龍州，皆對革命寄與同情，因向法國教堂司鐸商量，由思誠先生出面保認，陰縱出險，黃先生始免于難。但不久思誠先生亦辭去邊防之任，回到江蘇。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有莊思誠贊成革命一段記載，略云：「壬寅冬，越南河內有博覽會之設。……兩粵官吏奉督撫命至越參觀者，有惠潮嘉道秦炳直知府莊蘊寬知縣姚紹書等四人，時中山先生亦有河內之行。……一日，莊姚二人特至旅店訪少白，（時用日人服部二郎之名赴越）。遇

中山先生在座，中山先生矚額而出，二人頗為駭異，問為誰何，少白以星洲華僑答之，未幾，中懋得少白同意，告莊姚以少白姓名。二人聞而恍然。謂因少白之談吐書法，不類日人，初已疑為康徒之梁啟超，今乃知為中國日報主筆陳少白，吾等在粵，日讀貴報，獲益良多，每日論說中精到透關之語。尚能背誦一二。莊蘊寬更縱談革命，痛言非革命不能救國。吾等以官為食，欲罷不能，如有機緣，亦可相機反正，他日革命軍到廣東時，吾二人當引頸受戮，毫無反悔云。少白以二人有新思想，欲中山先生見之，中山先生不欲人知其與法國官吏發生關係，故不允見。……己酉冬，李書城偕龍州道莊蘊寬自廣西至香港，取道赴滬，書城訪余（馮自由自稱）于中國日報求見黃克強，蘊寬偕行，談次殷殷問少白近狀，並細述當年河內訂交事，以行期匆匆，未獲與少白一見深以為憾云。……按壬寅為光緒二十八年，思誠先生與陳少白先生訂交則尚早在于出面保認黃克強先生使其出險之前也。

文酒會中與端方鬥狠

先生既南旋，有時旅遊南京，端方知道他在廣西推行新政頗有成績，因此樂與接近。他亦以端在旗人中還比較開通，且其幕中文士，多半皆為舊識，故往來談笑，了無拘束。

一天，端在督署後園，作文酒之會，座中有趙竹君、李審言、左子異、何詩孫、易實甫、李文石、樊雲門、蔡伯浩、諸員壯及思誠先生等。書畫金石碑版古董之外，乃至古今政事等等，無

所不談。這位號稱才子的端午橋，自命開明，昌言無忌，談到各省正在紛吸議論的請速行立憲問題，端忽酒上心頭，慨然地說：「漢人也真個是一盤散沙，不然的話，他們同心協力對付咱們旗人，旗人那還有立足之地？」他話還沒完，隔席的思誠先生忽大聲說：「大帥！你等着瞧吧！同心協力，為期不遠，總有那麼一天的！」端却故作豁達，呵呵大笑道：「漢人同心協力起來，咱也復了漢姓叫陶端方了，咱不是早把陶齋作別號了嗎？」眾賓也開然附和。散歸後，趙竹君對思誠先生說：「思誠！你也太大大意了，怎麼和旗人鬥狠起來？幸好這個人還有能容之量，換一個人又是拿造反的帽子亂套人了！」先生却道：「這有什麼？滿洲人的氣數快盡了，還說我們漢人一盤散沙。」則思誠先生個個率直，每每可于談話中見之。

袁氏稱帝苦口規勸

思誠先生于民國三年三月四日，出任平政院的都肅政史，他在任內，糾彈嚴峻，不避權要。尤以彈劾王治馨一案，由步軍統領衙門將王拘案看管，由平政院嚴行審理，最後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為世所傳。

民國四年八月，袁世凱帝制自為，黃克強先生時在紐約，密函思誠先生與張謇、湯壽潛、趙鳳昌、伍廷芳等，歷述袁氏叛國稱帝之罪，望其對國事有所匡正。其實黃函未曾寄到之前，思誠先生已對籌安會楊度等人提出糾彈，擁袁人士對他無不側目。同時他曾手書密函數千言致袁本人

苦口規勸。自接克強先生密函後，即又彙集了各方告發諸呈，以都肅政史名義，呈請取消籌安會。因此楊度、梁士詒、江朝宗、吳炳湘、袁克定以至倪嗣冲等，恨得牙癢癢地，皆有欲得而甘心之意。袁却苦笑着說：「你們幹你們的！這些書呆子，不值計較，理他則甚？」則服其顛直，實陰庇之。

迨後蔡錕唐繼堯在雲南起義，袁氏正在怒不可遏之際，思誠先生又于此時提出：一、取消洪憲元年年號，二、撤消大典籌備處，三、取消參政院三點。他公然不用「奏請」，仍然大模大樣地以公函交由國務卿轉呈，袁氏這可忍無可忍，把原件飭回。思誠先生便辭去肅政史之職，袁乃任命張元奇（珍午）繼其任。

護國軍既攻下敘府瀘州，貴州的劉顯世也宣佈獨立，全國人口喊出「討袁」口號，加以五國公使又提出口頭警告。袁深覺事態擴大，遂于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下令緩辦帝政，裁撤大典籌備處。三月二十五日，參政院通過取消帝制案。旋以段祺瑞為國務卿，以思誠先生為審計院院長。他于四月二十三日到任，一直做到民國十一年為止。

詩書畫並皆佳妙

思誠先生之字，前已談過。他也能畫，花卉翎毛，所作不必盡工，而每有奇趣。擅寫墨梅，古幹槎枒，畫如其人。吳心毅著歷代畫史彙傳補編有其小傳。他亦工詩，但我手頭却沒有他的作品可以舉例。近由友人孫君抄示他為無錫人章履平所撰「衝冠怒」傳奇的題詞七絕四首，雖係應

酬之作，而殊有風致。詩云：

「三百年來舊事空，江山盡付管絃中，能令公怒令公喜，點點峯青曲未終。」

「一代城眉心迹清，黃絕了局五華城。深宮倘早承恩住，難洗人間褒姒名。」

「盡感無心亦沼吳，前生香徑認蘼蕪，淒涼一片昆明月，不照扁舟泛五湖。」

「國亡家破總前因，烏柏紅飛劫劫塵，肯為延陵輕着墨，稍憐蘇小是鄉親。」

右詩作于民國四年庚申秋日，時在北平都肅政史任上。「衝冠一怒為紅顏」是吳梅村圓圓曲中名句，此一傳奇，主角自為陳圓圓。思誠先生因圓圓原為武進奔牛鎮人，故第四首末句云爾。

主修省志晚信佛法

民國十三年榆關戰後，奉軍南下，張崇昌部白俄兵紀律極壞，思誠先生得鄉人書，即援以函告楊宇霆、張怒，飭其親信憲兵司令王琦，將以莫須有之罪名予以加害，楊亟止之，始解。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鈕永建任江蘇省主席，顧念舊交，時有存問，適各省設立修志局，鈕遂禮聘先生主持局務，在鎮江焦山之松寥閣設局開館。先生因為將北平住宅出售，挈眷南下。時往返于南京焦山武進上海間，此後省志局以經費的問題，工作無法展開，先生即辭職家居學佛。

先生之信佛甚早，而晚歲所造益深。舊與常州天寧寺治開法師交厚，其在北平時曾創設剎經處以流通佛典。治開為一代高僧，以民國十一年

圓寂。先生為之傳，文中述及交往經過云：

「曩余自粵西歸，聞常熟翁文恭同餘過天寧寺方丈室，留聯語云：『敷坐默然，大千世界；過江到此，第一叢林。』因詣寺請于上人索現焉。上人款余厚，余淡然也。宣統二年，江鄉荒歉，予方里居讀禮，父老假寺辦賑務。躬與其役，日與上人俱，見其事理無礙，始敬異之。

……庚申春，寺中傳戒，適余請假提里，上人掃榻待余。因獲瞻一切儀軌。于是上八年六人八矣，跌坐臨衆，巍然有光，緇白並嘆為希有。

……王戊八月，余以事至江南，道經常州，復停車造訪，上人飯余者再，為說不二法門。

……文見漢一塵編者之：「武進天寧寺志」

。思誠先生則以民國廿一年壬申（一九三二）病逝里中，享壽六十有七，遺命以僧服殮，葬常州公墓，不封不樹。其時我方任事外方，對于這位老世伯，未能一盡弔祭之禮，至今引為歉疚。古春風樓瑣記莊蘊寬風格峻整編有云：

「論者謂其生平，慧悟特絕。惡惡特甚。好以重典治亂世絕非法，而不違于仁者之用心；好謗士流，而不失雅人之深致；好不恭玩世，而通理學之真傳；好勇鬥狠，譏彈抨劾而不失其為庸言庸行；好非聖無法，而實通儒釋之真諦。殆阿羅漢而進于聲聞緣覺者，特行之流也。」

凡所言，確甚精蓄，足以概括思誠先生之生平。